檢查者
覆查者

書名	後漢書（第拾貳冊）共存拾肆冊
刊寫時代	宋刊本元明修補
裝式	蝶裝
卷數	傳五十三之五十五
葉數	捌拾叁
行格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
高廣	高陸寸玖分廣壹尺壹寸叁分
邊口	左右雙邊白口魚尾標書名篇名卷數下標葉數底闌標刊工姓名
印章	首尾本館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是冊首卷原版僅存五葉末卷存十三葉則以次卷存十五葉為較多首卷第十三頁首尾多缺字桓垣敬竟徵貞頴均缺筆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國家圖書館藏書

列傳卷第五十三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固　子燮　杜喬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千餘年博覽六[illegible]明於風角星筭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大學[illegible]入[illegible]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爲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圜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目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寶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

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其起對曰在德不在儉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灾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立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之

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若至於裂土開國實垂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完全者蓋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捴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今梁氏盛爲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史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

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盡也癉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

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鄙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階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招會羣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官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

擇其人以此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
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
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
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
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
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
而應其政教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
此言之本朝廷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
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
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
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爲太
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招會羣儒引問失得指擿
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
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
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
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
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

厭塞外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
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
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
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弟舍諸常侍悉叩
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
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
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
僕射黃瓊救明固事夕乃得拜議郎出爲
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曰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
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灾異
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
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隱公
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公羊傳曰儀父者何
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盟
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爲受命
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貶無駭以
閉利門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
也曷貶爲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

闕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
印綬處也故闕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

閑也前孝宣皇帝內任伯樂樊豐之屬（伯樂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滯固窮）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可令中宮（路以魚爲渝也）博簡嬪媵勝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毋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爲昭儀專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宮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欝泱（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祗畏（祗敬也言天無親踈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

日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以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爲利所誘怵迫於憂勤也怵音息律反或音黜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俛俛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靈輒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

閒餘類悉降州内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
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
冀冀爲千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
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
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
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
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
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
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
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圍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
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
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
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
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奚恤
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
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
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對
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
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
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
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
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

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閭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爲諸生博極羣藝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即數陳灾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久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又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又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見之子爲平原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官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司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狀者免所居官其姦穢臧重罪收付詔獄及沖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録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詣固等欲須所徵諸王矣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

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李斯爲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計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帝時誕育百餘日三歲而崩又立也戒鄧閻之利幼弱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也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蠙年八歲是爲質帝時沖帝諒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虜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

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
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
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
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
希望異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
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
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
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餧不易也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
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適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太尉
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閒近戚自隆
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
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
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
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出入踰
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

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及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矣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旋機不平寇賊姦軌書曰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旋美玉也機衡也玉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南政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勉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荊揚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非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猶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巽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巽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巽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

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
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
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荊州刺史梁商弟讓為
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戒
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南陽太守糾豪傑
恤吏人奏免中官貴城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拜為
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
也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
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
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絶順帝崩沖帝立一年
崩質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
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
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
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
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
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
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
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崩霍光立王子也昭帝
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傳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舊

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劒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梁冀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

吾侯是爲相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
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
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
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鉄
鐶詣闕通訴字林曰鐶鉄椹也鐶音質椹音竹心反太后明之乃
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
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擾奏前事
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固臨終勑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殮於本郡塋埳之地不
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
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
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何圖一
朝梁氏迷謬公等由從以吉爲凶成事爲
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
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
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
悲歎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
郾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宏紀曰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爲長吏聞同
篆免並弃官亡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爲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見二子亡服藥死

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勑吏驟實就殺之小子燮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朗陵人也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蒼頡篇曰鉞斧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跼曲也蹐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

去洞聖御名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襚
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
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
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
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以爲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
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
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
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
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邰也密與二兄謀豫藏匿
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
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
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
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
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
變名姓爲酒家傭謝承書曰燮遠遁身於北海劇記命滕咨家以得免與比

不同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
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
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灾眚屢
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
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
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
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
遇朝廷傾亂梁冀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
絶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
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
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
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
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
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
潁川荀爽賈虨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爽於
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
之於天下也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變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變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事見宦者傳變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變行塗遇之使卒捉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祖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善訓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紱蒼頡篇紱綬也）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妖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

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共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相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典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惡依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一依舊典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撓曲也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舉抗也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

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鮪爲喬門生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記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斬長斬令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記疾牧豕云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立其言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徇求也將

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
死與義合也槩節也丘身之道唯孝與忠全生死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爲
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爲生則戾義戾違也專爲
物則害智爲物則役智故爲害專爲已則損仁若義重
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
欲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義者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
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
爲求生以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
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庸視李固據
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確乎
其不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
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觀其發正辭
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
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
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
抗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悔終離罔極離

弦直戴行也

也毛詩曰讒人罔極變同趙孤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廿載

列傳卷第五十四　范曄　後漢書六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祐　延篤　史弼　趙岐　盧植

吳祐字季英（祐音又續漢書作佑）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恢或作悞音徒濫反）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眞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茲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徼要也音工堯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季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

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爲郡吏也 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
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
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
耆舊傳曰太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
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眞歡語移時與結友
而別 祖道之禮封土爲軷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路祈也周禮太馭掌王王路以
祀及祀軷注云軷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酒
棘栢爲神主祭之以車轢軷而去喻無險難 功曹
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
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
稱其清節 謝承書曰眞字夏甫 時公沙穆來遊太學
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
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
遷膠東侯相 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 時濟北戴
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
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
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 官至酒
泉太守 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爲郡督郵以職事見詰府君欲

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辟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喬妻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爲父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逞怒若汝也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妳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

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爲繯投之而縊也繯音胡犬反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牋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鮦陽侯相鮦陽縣屬汝南郡音紂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南陽犨人也犨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illegible]字季度爲西鄂長風俗通曰吳

夫槩王奔楚封堂谿因以爲氏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粮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呼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爲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今兗州鄒縣以師喪弃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爲京兆尹也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鷄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異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及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詞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縕說文口縕繁縕飾也末雖繁

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爲孝經之詞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詞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鈍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虞舜顏回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純德既備或則各有其自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爲目不能揔兼其美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曾參閔損也）管仲以九合爲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鄄兩會于幽又會檉首止戴甯毋洮葵丘也）未有論德不

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孔安國注尚書曰昧暝也爽明也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高堂遼宇鏤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百家衆氏投閒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閒隙而翫百氏也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煥爛兮其溢目也煥爛文章貌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輿負天爲蓋也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荊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具逸人傳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束脩謂束帶修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詞之文也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媿曰赧音女板反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此言羿者蓋以俱善射而稱之焉愼勿迷其本弃其生也

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駮正後儒服虔等以爲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荅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爲郡

功曹承前太守宋訢穢濁之後悉條諸生聚斂薦吏百餘人皆白太守掃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 辟

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謚曰昭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景皇帝驕梁孝王孝梁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嘗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爰盎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盎也而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被侵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疋妙反羣音渠内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子謀反誅也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絶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

兄弟恐遂滋蔓爲害彌大滋長蔓延也左氏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千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癭陶王

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連也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切急也却退也髮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舍舍召弼而責也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栢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黨人篇序也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

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上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曰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也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奉音扶用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勑斷絕書屬屬音之欲反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

辛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
崤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權折虐臣
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
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荼苦菜也）
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刎割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
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
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
弼遂受誣事當弃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
（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
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
嶌乎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林平原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舉孝
廉不行辟太尉府年三十卒）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牖里獄名或作羑亦名羑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乎呂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因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閎夭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它奇怪物因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患義夫
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音歸田
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
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

郎俟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會病
卒裴瑜位至尚書（爲成器醜義所拒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
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烝烝猶仍也）似夫儒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
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世其興乎）史弼頡頏巖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

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
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嫠有
不恤緯之事 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言嫠不
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
杜預注曰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 漆室有倚楹之戚 琴操
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見其心之不樂也
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
曰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
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蘡使吾終年不慼
菜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
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
嘯豈欲嫁哉自傷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褒裳入山
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
之辭自經而死 憂深思遠君子之情 詩序曰憂深思
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 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
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誡如骨象之見切磋 書陳謀
及庶人 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 詩詠詢于芻蕘 詩大
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採薪者也 植誦先王之書久矣
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 敢愛其瞽言哉 無目曰瞽
瞽音直忍反 今足下之於漢
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
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
而視攢耳而聽 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
目而視傾耳而聽也 謂準之
前事將有景風之祚 景風解
見和紀 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求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也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彊也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石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卒子比自晉歸楚立爲君比弟公子弃疾欲篡其位夜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爲喻也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音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時始立

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也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粃粟不成諭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善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文字爲小學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鄭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

傳補續漢記 言中書以別於外也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矣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朓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緩則臣嬌慢故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今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避正寢過日食時也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暧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覽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寘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也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救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

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封程阿所帝後夢見桓帝愬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死父及兄弟並被備寇者庶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外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壍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慮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

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
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咸稱植行師方略
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
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
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
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
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
言植獨抗議不同卓由是怒罷會將誅植語在
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
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
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内大儒人之望也
今先害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
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
出詭詐也轘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
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
將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於
土穴不用棺槨附體置帛而已所著碑誄
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

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步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揩摸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醊醊祭酹也音張芮反以彰厥德子毓知名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爲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敎慕善然後有名也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危亂而見貞良之節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螽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軻也諸專諸也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冘人行貌也音淫言冘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豈先討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急遽也顚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也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以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上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敦女宗姜爲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聟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撚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也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邇無箕山之操易曰遯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處也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字臺卿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

益求賢之策眞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録曰岐爲長抑彊討姦大興學校也）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玹音玄）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龔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決録注龔字元嗣先是壯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于前代龔與羅暉拙書見蚩於張伯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足下方羅比崔杜不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牧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決録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卅卿部河東從事爲玹所殺戩音翦）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執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

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閹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之涇陽）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

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
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
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
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
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
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
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
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
室岐謂承曰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廣
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
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
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
與將軍并心同力共弼王室此安上救人
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糧岐至
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
前後不絶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
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
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

代光禄勳栢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
就拜歧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
自爲壽藏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
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冢在今荆州古
鄀城中也圖季扎子産晏嬰叔向四像居冢位
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勑其子曰
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
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歧多
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録傳於時決録
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也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
高貲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
繫於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
則趣埶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
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
賢愚常以玄冬夢黄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眞與余
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
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
朱紫由此定矣
故謂之史録矣
贊曰吳翁温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
冀爭李固也延
史字人風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絶子
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
掖之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鄭玄注曰逢猶大也
朝威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
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有道藝者邠卿出疆專之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四

皇甫規　段熲　張奐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郤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停也）出於平人回入姦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

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
常守安則加侵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
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
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
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振整旅兼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
昔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
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
臣兩營二郡（兩營等二郡安定隴西也）謂馬賢及趙冲
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
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
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
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
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
不邁（邁往也）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
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
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
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近昔謂佞

倖親近小人也禮記曰雖有貴戚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閒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閨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進退而權倖之徒反爲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詩大雅曰旱魃爲虐如惔如焚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無狀者謂無善狀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梁商女爲順帝后后女弟又爲桓帝后冀即商子故曰代姻也今日立雖尊可也可猶宜也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

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知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户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

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爲涼州刺史郭閎留兵不進下獄）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庳城也音烏古反）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

誠戚之（戚憂也前變謂羌反）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阻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官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以文簿盡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頌曰四年之秋

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軍營及郡勘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不以臣愚鴑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幸蒙威靈目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嗜嗜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贛馳車懷糧步走交措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辟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也鎮烏

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爲夫人也）今臣但實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爲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絶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謀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左傳曰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絶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將作大匠也）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强弱而將有能

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廉優宜正元帥
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
冗官以爲奐副朝庭從之以奐代爲度遼
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
規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算自以
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
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
下亭亭侯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
規擅還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
明欲避第往塗故激發我耳言欲歸第避仕官之塗也吾
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
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梁逮規雖
爲名臣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
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
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
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爲規賢在事數歲
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食

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誅外戚梁冀誅鄧萬鄧會誅李膺等黨事也一除內嬖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也再誅外戶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等也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虐及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戶讒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

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怍慙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陽州晉昌縣東北也）父惇爲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牟卿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奧鞮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

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慈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國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奧和親共擊龔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奧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鏤（郭璞注山海經云鏤音黍金食器名未詳所制也）而召八枚奧並受之（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反）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喻多也）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奧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屠音直於反）及朔方烏桓並司反叛燒度遼將軍門（時度遼將軍屯五原）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奧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奧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奧以故吏免官於

鋼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
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
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爲
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
月五月産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
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
爲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
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
夏遂招結南匈奴烏淵聖御名數道入塞或五六
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
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
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
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
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
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王原郡曼柏縣漢官儀曰烏九校尉屯三谷郡寧縣故曰二營兼察刺史二
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
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亞餘

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祋祤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螫等（螫音必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官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

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
明蛇能屈申配龍騰龍乘雲雲霧霧與蚯蚓同也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
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
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
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
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
即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
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
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
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
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奧言以問諸黃門常
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奧太常與
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
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
責之奧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
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官官欲

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
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
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
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
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
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漢官儀曰司隸州部河南雒陽郡所治焉足下仁篤照其辛苦
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
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
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
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
報塞夫無毛羣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
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
反髀音步弟及史記楚發兵伐齊齊威王使淳于髡
齎百金車馬十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
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
車五穀蕃熟禳禳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
故笑於是王乃益以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
骨無益於人而文士葬之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

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人乎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序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燕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吕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不出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黨音佗朗反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人也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言將爲人所吞噬也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頻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

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不能
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也通塞命
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
纏以纊縣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
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
陸翽鄴中記曰永嘉末發齊相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千箔珠襦三匣繒綵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晉文既臣請用王禮是其奢也儉
非王孫武帝時掘王孫屍入地七尺脫去其槨以身親土推情
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爲立祠
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
衣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爲之黑不肯則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章仲將謂之草聖也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
今稱傳之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
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
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

攻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官者鄭衆封鄴鄉侯也）寖數十年閒四海之内莫不切齒憤盈頗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以斷忠烈（奐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營士圍殺陳蕃竇武等）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毀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國風也毀泚貌也音知劣反）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人元帝時爲西域都護破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設死）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曰丞秩三百石令秩六百石也）所在能政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於道僞退潛

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頗頗因
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稱書伏重刑以有
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
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
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
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頗（漢官儀曰訟字公孫）
（肇人也）乃拜爲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
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頗爲列侯賜錢
五十萬除一子爲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
校尉會燒當煎勒姐（姐音紫且反）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頗將兵及湟中義從
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
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
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
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
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
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頗軍頗下
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頗追

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十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常種九十餘口詣頴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頴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允音鉉街音階）殺略吏民頴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頴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頴軍使不得進（稽固猶停留也）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頴頴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頴以千數朝廷知頴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頴但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埶轉盛涼州

幾亡冬復以頵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
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僇音良逐反又力救反）酋豪
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頵降當煎勒
姐種猶自屯結冬頵將萬餘人擊破之斬
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頵復擊勒
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
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頵兵敗被圍三日用
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
之首虜數千人頵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
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
威閒頵凡破西羌斬首一萬三千級獲生
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
封頵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
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頵復追擊
於鸞鳥大破之（鳥音哥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
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
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
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

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
帝詔問頴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
規張奐各擁强衆不時輯定欲頴移兵東
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頴因上言曰臣
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
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内合兵往必
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
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强敵耳臣以爲狼子
野心難以恩納左傳晉叔向曰狼子野心也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
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内路無險折非
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埶而又亂并涼累侵
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復至
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
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
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
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

用費爲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則可令羣
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
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
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
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
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頴
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
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零
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頴衆恐頴乃令
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
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
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
衆皆應聲騰赴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
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
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
載爲患頴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
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

醜奔破浹帀也浹音子牒反謂帀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穫無算詔云此以慰种光馬賢等亡魂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蠢定當并録功勤今且賜頴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勑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頴破羌將軍夏頴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頴曰諱出橋門谷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頴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頴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頴士卒飢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虜復散走頴遂與相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頴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弃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

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曾繭重胝也既到涇陽縣名屬余安定郡食
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閒時張奐上
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慮負敗
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
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
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
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
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
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
見折衂傷敗曰衂音女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
盡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
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
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
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
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
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也昔邢爲無
衛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山川不吉甯莊子曰
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也臣動兵涉夏

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
爲災傷占候也下察人事衆和師克克勝也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自橋門以西洛川以東故宮縣邑更
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
應折衂案奠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
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獷惡見也音谷猛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
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始服
終叛至今爲鯁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
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
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
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
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殖生也左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
五十四億令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
燼將向殄滅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臣每奉詔書軍不
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願卒斯言一以

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煩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勦滅夏煩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口田晏夏育在此不遑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煩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煩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煩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

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橐駝
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
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
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
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
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頃行軍仁愛士卒
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
未嘗一日蓐寢（郭璞曰蓐席也言身不自安）與將士同苦

故皆樂爲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
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
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
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
貴人家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
頗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
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
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爲太尉
冬病罷復爲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大

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爲太
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
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
并及頠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
邊後中常侍呂强上疏追訟頠功靈帝詔
頠妻子還本郡初頠與皇甫威明張然明
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臂白山西多猛三明儼蹤儼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慶忌之流皆山西人也戎駿糾結塵斥河

潼潼谷名谷有水巨曰潼水即潼關矣

志比更相爲容段追兩狄東馬縣鋒紛紘

騰突谷靜山空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五

原件短缺

卷66-卷73